

公孙梦 著

梵钟血珠  
(上)

蓝天出版社

## 内 容 提 要

佛门圣地，众和尚苦苦修行，知藏却害死方丈，方丈尸身又不知去向，梵钟声里，师兄弟一场残杀；正道武林卷入佛门之争，势成水火，许多高手惨死在拼斗之中；武林泰斗无故被人寻衅，一座庄园化为灰烬；黑道魔枭麇集古寺，各大门派，在劫难免。一位年方二十的五台俗家弟子，虽一再揭露魔枭的阴谋，却不被各派所接受，反而处处受到围攻；江湖上突然出现一位奇侠，以惊人的绝技，力挫群魔，方丈之死终得明白。

该书是公孙梦的又一部力作。其构思之巧妙，文章之紧凑，更使人耳目一新。



第十四回	祁连三怪	( 302 )
第十五回	祸起萧墙	( 324 )
第十六回	不速之客	( 347 )
第十七回	扑朔迷离	( 378 )
第十八回	紫鹰展威	( 398 )
第十九回	初露端倪	( 429 )
第二十回	紫鹰斗魔	( 448 )
第二十一回	威镇长安	( 475 )
第二十二回	紫鹰怪侠	( 498 )
第二十三回	方丈还魂	( 518 )
第二十四回	旁敲侧击	( 545 )
第二十五回	泰山风云	( 570 )
第二十六回	双鹰斗魔	( 600 )
第二十七回	儿女风波	( 630 )
第二十八回	旧事重提	( 664 )
第二十九回	种瓜得瓜	( 685 )
尾 声		( 710 )

## 第一回 木鱼惊魂

“橐、橐、橐……”

不徐不疾、若远若近的木鱼敲击声，穿越过深深庭院，声声直入耳鼓。

飞鸿庄上上下下五六十口人，无不听得清清楚楚。

此时晨鸡未啼，曙光未升，正是睡意浓浓、拥衾而卧的大好时光。

噫，哪里来的木鱼声？哪里来的和尚？

有人哈欠连连，想用被子捂住耳朵，再续好梦，然而那木鱼就像在你窗下狠敲，你就是把头整个儿缩进被窝里也没有用。

人们一个个恼了，匆匆踢开被子，一个鲤鱼打挺，从炕上跃下，拉开房门蹿到门外，又哪里找得到和尚的影子？

可是，木鱼声并未间断。

“橐、橐、橐……”直钻进你的耳鼓，响进了心里。

“真他妈的邪门！”有人诅咒开了。

“喂，我说哥儿们，这木鱼声好不蹊跷，只怕是找碴儿来的！”

“胡说八道！飞鸿庄十多年来不再与江湖人来往，谁会

来找碴？”

“哼！找碴？他小子敢么？老庄主当年名震北五省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献殷勤、套近乎的人倒是成百上千，可还没听说过上门找碴来的！”

“喂，小子们，话也不可说满了，你们年岁太轻，从未经历过风险日子，须知江湖上能人异士颇多，寻仇找碴的人有的是，不可大意了，还不快快穿好衣服，抄上家伙，万一有事，也不至于惊慌失措！”

说这话的人是个五旬壮汉，个子短粗，一身绸缎衣裤，颇为气派。他是本庄总管。

站在家门口议论的庄丁们，一个个喏喏连声，赶忙各自回屋，穿衣的穿衣，抄家伙的抄家伙。他们动作迅速，显得训练有素，不一会儿便有二十多个中、青年庄丁齐排排列队在五旬壮汉跟前。

那些未出屋但听见动静的庄丁，不分年纪老小，也都迅速从自家住屋出来，站到了队伍中去。

“按平日规定布卡，不听见招呼就别出来！”总管吩咐道。“招凤楼多去几个人，尽量别惊动庄主，特别是那位千金小姐，知道了么？”

庄丁们喏喏答应，分别散开，各赴岗哨。

这里是飞鸿庄的庄丁院，在庄院的右后侧，都是平房，马厩在它的前面。庄丁院对面二十丈外，紧靠围墙的另一侧，靠大门前段有个池塘，那里建有观荷亭，后面则是庄主住屋招凤楼，是一幢盖有铜瓦的两层楼房。在它右侧，



说话间，家丁们已气喘吁吁跑到。

“橐、橐、橐……”木鱼声自始至终没有停过，听声音就在大门外一两丈处，声音也并不算响，就跟在屋子里听到的一样。

这时湛蓝娇喝道：“开门！”

庄丁们正要动手，被总管制止了。

“小姐，这和尚并非等闲之人，天已快亮，等天亮后再开门不迟。”

“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姑娘倒要瞧瞧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！”

尚洪石道：“大门离我们住处二十来丈，这木鱼声远听近听都一样，这和尚的内功只怕不能低估。”

“谁又低估了他了？开门瞧瞧又有何妨？”

尚剑云冷冷道：“瞧瞧自然不妨，但惹出事来又是我父子俩收尾，所以，还是等天亮了再开门不迟。”

“你……”湛蓝气得话也说不出。

不错，她每次在定州与人冲突，末了都是庄主派尚总管父子出外交涉，尚剑云的话分明是故意噎她。

此刻，天已微明，周围的草木渐渐显出了它们的本来面目，不再是黢黑一团。

湛蓝一赌气，双肩一晃，上了墙头，再一跃，立在大门前。

墙里的尚洪石无奈，命庄丁赶快开门。

门一打开，尚洪石父子俩急忙出门，只见湛小姐俏立

在两丈外，正对着一个盘腿而坐的和尚发问。

“喂，你怎么天不亮就在人家大门口敲木鱼，吵得人家觉也睡不成，这哪像有道高僧的行为啊！”

“囊、囊、囊……”木鱼声依旧，老和尚并不答话。

尚洪石仔细打量，只见这和尚年约六旬，貌相清瘦，看不出有何异常之处，和普通的和尚没有什么两样。

但是，凭着多年的江湖阅历，他知道这和尚来此必有原因，不可轻易开罪，便上前行个礼道：“敢问这位大师，来敝庄化缘么？”

老和尚双目一睁，精光焕地闪现，哑声道：“不错，老衲正是来化缘的。”

尚洪石从怀里掏出五两纹银，双手呈上：“区区之数，望大师笑纳！”

老和尚双眼一闭：“区区之数，收来何益，施主未免过于吝啬！”

嘿，还有出家人骂施主小气的！

尚洪石不动声色，扭头朝儿子道：“你去帐房支五十两银子出来，这位大师想是化缘修庙呢。”

尚剑云还未动身，老和尚又说话了。

“五十两银子也还太少，不拿也罢！”

湛蓝好奇地瞧着和尚，道：“老和尚，化缘也兴讹人么？”

老和尚不理睬她。

尚洪石道：“大师之意，要多少银子呢？”

老和尚伸出一个指头。

“一百两？”

老和尚摇头。

“一千两？”

依然摇头。

“一万两？”尚洪石带着揶揄的口吻道，“出家人的胃口也未免太大了些！”

老和尚依然摇头。

“那么说，是十万两了？”

看热闹的庄丁们笑起来，这不是说笑话么？十万两银子，有谁见过了？

“不对，是一千万两！”老和尚终于开了口。

尚洪石笑道：“大师搬得动么？”

“用不着搬。谅你飞鸿庄也没有这么多的银子，把话说穿了，不过是要两件东西充抵。”

“哪两件东西可以抵押一千万两银子？”

“一是萧强项上的人头，一是飞鸿庄。”

此话一出，众人哗然。

庄丁们破口大骂，叫嚷着要赶走老和尚。

湛蓝娇叱一声：“老和尚，你是什么人，竟敢到飞鸿庄来撒野！”

老和尚不答腔，只把两只眼睛瞧着尚洪石，等他说话。

尚洪石冷笑一声：“如此说来，老和尚是到飞鸿庄寻仇来了？”

老和尚道：“叫萧强出来一见高低！”

尚洪石道：“敝庄主何等身份，岂能轻易与人动手，老和尚，你为何事到飞鸿庄寻衅，把来历说个清楚。”

“轰！轰！……”木鱼敲得又响又重，声音刺耳震心，与前大不相同。

首先受不了的是那五个庄丁，他们一只手捂住心口，一只手去蒙耳朵，木鱼响一声，他们的心房上就如同挨一下重击，个个大声呻吟着坐在地上。

湛蓝与尚家父子情形虽不如庄丁们糟，但也感到气血翻涌，头晕目眩。

尚洪石叫声“不好”，忙就地坐下，运功相抗，逼住心中的翻腾。

尚剑云、湛蓝也仿效他的样儿，赶紧坐于地，念起本门内功心法，抵御这不可思议的木鱼声。

这自然是十分危险的事，若老和尚突然放下木鱼出手，那是躲也躲不过的，尚洪石心中虽然明白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只有听天由命。

“轰、轰、轰……”木鱼声毫不留情地撕扯着他们的内腑，搅扰着他们的头脑，催逼着脉管中的血液，使他们头脑昏眩、内腑翻腾、浑身如火焚烧，难受得心志大乱，恨不得以自己的手掌，一掌击破天灵盖，或是把手捅开胸膛，把那颗蹦跳慌乱的心掏出来扔掉！

情势十分危急，再无人制止木鱼声的肆虐，三人只怕就要狂乱地干出自残的惨事来。

湛蓝已调集了全身功力，拼命抵挡着邪恶的木鱼声。她只支持了片刻，就感到浑身冷汗直冒，魂不守舍，内腑的翻腾使她再也无法坐着运功，心智也有些迷乱起来。

她惊得想张口大叫，却老是发不出声来，一种绝望的恐惧紧紧攫住了她，她身不由己举起了纤掌，想赶快结束这受不了的折磨……

“好个恶和尚！”这雷霆般的一声大吼，突然在湛蓝的耳边响起，使她开始迷乱的心志倏地镇定下来，那啞心撕肺的木鱼，总算停止了敲击。

湛蓝睁眼一看，只见爷爷萧强已和老和尚动上了手。

老和尚左手抓木鱼，右手持木槌，与萧爷爷的双掌交锋，双方动作之快，令她目不暇给，她看出爷爷使的是“飞鸿”掌，招式飘逸轻灵，变化多端。这套掌法萧爷爷曾教过她，她觉得姿势曼妙、翩若惊鸿，自是十分喜爱，已把它练得滚瓜烂熟。但今日见萧爷爷与老和尚动手使出这套掌法，才知道其中的奥妙自己只领会了三分。萧爷爷七十几岁的高龄，须发皆白，使出的掌法如此飘逸潇洒，攻守腾移、举手抬腿之间，真如天上仙翁下凡在闻鸡起舞，哪里像是在和人作生死之斗。

湛蓝看得呆了，顿时把所受的折磨抛到了一边，专心致志地琢磨萧爷爷的掌法变化。

老和尚的招势怪异诡诈，常常虚多实少，在萧爷爷双掌的逼攻下，他似乎应付裕如，并无紧迫之感，而且常常

是怪招迭起，迫退萧爷爷的攻势。

这时，尚家父子在一旁议论开了。

“爹爹，这和尚功夫如何？”

“哼，还问什么如何不如何，你不瞧瞧，老和尚不是与庄主战个平手么？当今江湖黑白两道，有几个人能与庄主相提并论？少林、武当、华山、九华、峨嵋、恒山、五台，不管哪一派吧，他们的掌门人，论班辈都在萧庄主之下，论功夫只怕无一人能及得上。你想想，这不知名的老和尚居然与庄主动手三十回合不落败，这份功夫还不惊世骇俗么？”

湛蓝听他这么说，心中暗暗吃惊，这老和尚当真了得，怪不得只敲敲木鱼就让她吃不消了。

这时场中两老的拼斗越来越烈，双方都加强了内力，打出的掌风呼呼有声，湛蓝和尚家父子被逼退了两丈。声势之大，实在惊人。

湛蓝目也不瞬地盯着萧爷爷，发觉老人家使来使去都是这套飞鸿掌，只不过渐渐加进了飞鸿剑中的招式，而且有逐渐增加之势。萧爷爷以臂当剑，以食、中两指为剑尖，招式飘逸中带着狠辣，运手之妙之奇，使她喜不自禁，真想大声赞好。

她觉得这个老和尚来得再好不过，若不是他上门寻衅，飞鸿庄的日子平平淡淡，她的功夫也不会突飞猛进。观他二人一战，胜似她独自练几年功夫。因为纵使她将飞鸿掌、飞鸿剑练得多么纯熟，也无法领会到在实战中的巧妙运用。

尽管萧爷爷给她详释了招式中的奥妙，但一旦对敌起来，还得依靠自己的悟性和应变之力。今日观看萧爷爷与他功力相若的人动手，可说是已将飞鸿剑飞鸿掌的威力发挥到至极，令她大开眼界，一下子悟通了八成。

这时，她耳边又听到尚剑云的声音。

“爹，庄主使的就是飞鸿掌么？”

“不错，岂止飞鸿掌，连飞鸿剑也使上了。”

“唉，庄主什么时候才将这套掌法教给孩儿，孩儿日思夜想……”

“嘘，不要再往下说！”

湛蓝听在耳里，眼睛却不离开拼斗，心中的感慨也被强压了下去，顾不得去想尚家父子俩的谈话。

此时场中越斗越猛，交手已是一百回合。

忽然灰影一闪，场中争斗停止。

老和尚站在五丈外，阴沉沉地道：“老施主名不虚传，他日再来讨教！”

不等答话，双肩微晃，人已掠出十丈外，几个起落，没入一片林中不见。

“噢，爷爷，怎么不追呀！”湛蓝一个纵跃跳了过去，拉扯着萧强的袖管直嚷。

萧强道：“你以为和尚败阵了么？错了，他并未落败，一千招内，爷爷胜不了他。”

尚洪石大惊：“庄主，这和尚是何来路？竟有这般高的身手？”

萧庄主摇摇头：“我也纳闷，并不认识他呀，何以到飞鸿庄寻衅？”

尚洪石道：“飞鸿庄十数年不再过问江湖恩怨，也不再与江湖人来往，莫非就被肖小之辈当作软弱可欺、后继无人了么？想当年，飞鸿庄威名赫赫，只有朝圣的香客，哪有寻衅的武夫？飞鸿庄庄主一席话，可以化解武林人天大的恩怨，飞鸿庄庄主的一份武林帖，各大门派乃至黑道枭雄，无不遵守办理。自从庄主遣走了五怪客和大部分护院和庄丁，在飞鸿庄闭门谢客以来，飞鸿庄便渐渐被江湖豪杰忘掉了，以至于今日老和尚敢找上门来寻衅。在下以为，这不过是个开端，飞鸿庄当年结了不少仇家，他们难道不会乘庄中势微、与江湖各派互不通音讯之际，到飞鸿庄来寻仇么？”

萧庄主打断了他的长篇大论：“先救治这些昏死过去的庄丁，有什么话，到招凤楼说吧。我知道，你大概憋在心底已久，极欲一吐为快。”

尚洪石观察着萧老爷子的神情，似乎并未发火，心中暗暗高兴，当下啾啾连声，招呼儿子救治那些横七竖八昏睡在地上的庄丁们。

萧强对湛蓝道：“走吧，丫头，适才跟老和尚交手，你看出了些什么？”

“呀，看出的东西可多啦，爷爷要是再跟老和尚打上个三四百回合，孙女学到的东西还要更多呢，只可惜老和尚不争气，一百个回合就吃不消了。”

爷孙两人边走边说。

萧强道：“老和尚并非吃不消，实话告诉你，他并未出全力，你爷爷也未出全力。”

湛蓝听得大吃一惊：“未出全力？爷爷，那他为何不打了？”

“他今日的目的不过是试探于我，瞧瞧我的功夫可摆下了，他与我斗一百回合本属多余，但他怕我深藏不露，故尔打了一百回合。”

“爷爷是说，他今日是来试探的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那么，他还要来？”

“不错，而且来的不止一人。”

“爷爷是说，他还要约帮手？”

“他们本来就是一伙，要是没有把握置爷爷于死地，他们就不会再来。”

“爷爷，这话……”

“这话再清楚不过，他们如果自付奈何不了爷爷，就不会再来，或者说，暂时不来。他们要是认为有把握置爷爷于死地了，那么很快就会来的！”

“哎呀，爷爷，你……不！我不相信。这天底下没有人能把爷爷怎么样！”

萧强哈哈一笑：“丫头，不必担心，他们即使凑够了人前来，也休想称心如意地离开飞鸿庄。和老和尚动手时，爷爷看出了他的心思，所以未出全力，让他琢磨不透。”

招风楼楼下客室里，尚洪石父子坐在太师椅上，对面坐着萧强，湛蓝上楼去了。

萧强道：“尚管家，适才在大门外你的话还未说完，现在就说吧。不过你最好直截了当，别拐弯抹角。”

尚洪石道：“是，庄主。依在下浅见，飞鸿庄应该东山再起、威慑江湖。这不仅能赢来极大的名声，更主要的是能震住那些肖小之辈，不敢小觑了飞鸿庄。否则，再如此下去，当年结下的仇家会逐一找上门来，使飞鸿庄不堪困扰，打乱了庄主的清静生活。俗话说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再说双掌难敌四手，以庄内眼下之力，未免单薄了些。除了庄主，就只有在下和犬子。犬子虽得了在下衣钵，又蒙庄主指点，但他资质愚鲁，未练出什么绝技来，不堪大用。除非……除非庄主传他些神技，或可独挡一面。总而言之，今日老和尚上门寻衅已启开了事端，今后只怕是多事之秋了！在下一片忠心，说错之处望庄主海涵，请勿见责才是”

“唔，你说得有道理。你说东山再起，这又怎么个起法？”

“招回五怪客，招回当年庄丁之后人……”

“无奈老夫心如死灰，哪还有和江湖豪客来往的余兴。”

尚洪石见萧庄主心有些活动，便极力劝解，重振飞鸿庄。

末了，萧强答应再作一番斟酌。

尚洪石父子走后，湛蓝才从楼上下来。